



第三輯

學術先進

李長之編著

潘公展 主編 展廉

勝利出版社印行

MG
K825.6
55



第三輯

學術先進

韓

愈

李俊之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3 1764 7378 7

作者小傳

李長之先生，現年三十四歲，山東利津人。一九三一年於國立北京大學預科甲部畢業後，即轉入國立清華大學，初習生物，繼攻哲學，一九三一年得文學士。先生治學，以有自然科學之基礎為其基礎，哲學之超越精神擴其眼界，故思想縝密而不狹滯，所涉尤不限於一隅，然先生用力最深者厥為文學批評，論旨謹嚴，論見湧闢。已刊著作有：「夜宴」（北平文學批評社）、「魯迅批評」（北新）、「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遊藝集」、「批評精神」、「北歐文學」（以上商務）、「波蘭興亡鑑」、「星的頌歌」（以上獨立）、「德國的古典精神」（東方）、「西洋哲學史」（正中）、「我敬你讀書」（文風）及譯著「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五十年來之德國學術」（以上商務）等；印刷中者有：「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學問集」（以上商務）、「中國書論體系及其批評」（獨立）、「歌德童話」（東方）、「文史通義刪存」（文化）等。本書在以文學批評立論，對文藝一生文學貢獻予以新的評介，行文暢達，論據切要，允稱傳記文學中之佳構。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勝利出版社編審組謹識 三十三年十二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關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盛，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權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顧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奮鬥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瞭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亦未必都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靈火線，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猶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其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率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披瀝國家主義的橫暴耕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潛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鑲的，最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黎明鐘響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擋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摹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發揮這「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拖得蕩然無存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沖遠不免有

自勝自賤的淺薄存留着。在長沙三本木樓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漢美太平洋遊戲的影響；而有些以理當然把我着存祖國這漢是種地而說「劣化奴隸」。文化奴隸則更種種其情中個漢的軀體而根根實已覆漢中國人的靈魂了。因此我們從事史化工作者，更應當加倍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實實實以康國精神為宗旨，還要發揚光大；逢這聖誕的狀然，更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漢三中國歷代浩實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三、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更非復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哲傾向。它祇有兩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發着熱力，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的，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納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上層社會或少數人的善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實非以發揚這歷史中所稱的偉大，也就是我發揚這個民族文化的縮影。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大的事功，事功與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使少數人的感奮，而變夏禹的治水及孔子的教育，亦開始的統治，可成皆歷汗的遠征，而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個人一姓之功，而是而健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其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車不覆，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用若干偉大人物以構建其所以國為偉大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不僅敘述事實人選不如構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為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僅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為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亦為國人頂禮膜拜者，為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大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為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為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為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金貌。為普及宣傳，故寫作法力求通俗，使讀本冊者如看傳說故事，為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價值不重，每冊的宇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為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贊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嘆，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在即，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略述於後。

一、本套故事集，係根據《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書編纂而成。

序

在我所寫的書之中，恐怕再沒有比這本更壞的了，我寫完了時不禁這樣想。因為，我答應寫此書時雖然是在今年五月初，但六月一開始，即接到母親的信說病了，便立刻乘汽車赴綿陽，去看她並接她。來是水程，到達時已是七月。水程是相當危險的，有一次夜間狂風雨大作，船已飄在江心，頂篷都被吹去了，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盡頭，卻幸母親和三弟終於隨我安全地到了重慶了。很可紀念的是：一部「韓昌黎全集」卻也就在水程中裏讀了一遍。七月中又為安家忙，天也熱，竟未能着筆。八月要動筆了，但想到所寫的司馬遷評傳還有些頭緒急待發揮，因而先抽空寫了「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一長文。九月的前半，則為要曉得韓愈在整個古文運動中的地位，以及古文風格的整個演化，乃把「古文辭類纂」又從頭到尾一頁一頁地翻讀了一遍。所以事實上本書乃在九月十八日纔正式動手，費了十四天功夫，在十月二日寫完。照我平常寫東西的

習慣，是不大預計日程的，只讓作品自然地寫出；我正在寫的司馬遷就是如此的，說不定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呢！可是這次卻因為幾次經兵計都失敗了，交卷期迫，於是只好不暇讓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然而不是有人說文章是逼出來的嗎？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經營多少年的差呀！那麼，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況且本書至少為韓愈也昭雪——或者發掘了不少，如他之急於求進是在早年窮困之際，雖急於求進，但得仕之後卻也未嘗不為國為民盡了忠，而且也並不戀棧。「原道」一類的論文，撇開邏輯問題不談，撇開佛、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無價值不談，而在文化史上，以及在儒家的根本入世精神（包括重在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中各分子的職責）上，卻自有它不可動搖的價值與意義。他的「碑」一面是衛道，是嚴肅；但另一方面卻又熱誠、溫和，甚而幽默。他的文章，在根底上是「碑」的精神，所以寫那麼些墓誌銘並非偶然，也並非全為諛墓之作；至於表現在「原道」、「諫迎佛骨表」等中的韓愈固然是真的面目，但表現在抒情詩、不經意的信札，或者違輿的書檄之作如「送高文」、「毛穎傳」、「進學解」等中者，

也許更真些。我不能說在什麼時候自己再寫一部較佳的韓愈評傳，不過相信，就是寫，也還是以這些爲基礎而已。最後，我卻忽然想到再馬遷所謂「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是羞也」，以及韓愈所謂「預固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我自愧是作不到貧而無怨的，更作不到貧而樂，在這衣食不足溫飽之際，愁米、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因而還忍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嗎？於是，這本可以汗顏的書也就壯了膽子呈現在讀者跟前了。——卻希望讀者多多加以指正！

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夜雨瀟瀟中，長之記。

重校修改過一次，又覺得本稿尚不如想像中之壞，可笑可笑。

十月四日，再記。

韓愈

一 導言

韓愈，還在過去讀文章的人看來，是多麼煥赫的名字！在五十四時代，又是多麼招展的目標！然而真正的韓愈如何，是一般人所模糊的。我們需要明白他的真面目！

他的生年是唐代宗大歷三年（公元七六八）；死在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一共活了五十七歲。

在他這五十七歲的生涯中，我們似乎可以分爲四個段落：從一歲到十九歲，可稱爲他的幼年時代，這盡分是以他始至京師（那時的長安）爲段落。從十九歲至二十九歲，乃是他的遊學時代，終止於他的始宦之年。從二十九歲到五十一歲，是他的成熟時代。以潮州之貶，作爲他第三時期與第四時期的分界，五十一歲到五十七歲，是他的晚年。



李長之 編著
(南)

二 韓愈和先世

說也奇怪，韓愈雖是一個河南人，但他彷彿一生和廣東有緣似的。一共到過三次。連三次的廣東之行，就彷彿他一生的進行曲中底節拍。

原來他的籍貫是河南省內、黃河以北、現在稱爲沁陽的地方，當時稱爲河陽。他自己老說歸河陽，或到河陽去省墳墓，以及在他五十三歲的時候，他的第四個女兒名叫挈的死，他於是「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都證明這裏是他的老家。

平常有一個誤會，是說他是鄧州南陽人，這是因爲當時有兩個南陽：一個是河南的西南部，就是所謂鄧州南陽；一個是河南的北部，就是所謂河內南陽，也就是河陽。後者纔是他真正的故里。

平常又有一個誤會，是說他是昌黎人，後人甚而已經很普遍地稱他爲韓昌黎了。其實，昌黎也有好幾個不必說，韓愈根本與昌黎的韓氏並不是一派。這誤會的來源是由於

韓愈的自敘。至於他在自敘中爲什麼不稱自己的真正地方南陽而稱昌黎呢，尖子已經覺得「不可曉」。朱子說也許是姓李的就一定說是隴西李氏，說姓劉的就一定說是彭城劉氏之類吧。朱子這話很有道理，但還沒有說到更透徹的地步。現在我們得讀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曉得原來在唐初有一種繼承北周以來的譜系上的故意的大改造，在當時是故意，到後來卻也就信以爲真了。所以當時所謂某姓出自某地，並不要太重視。

至於韓愈的先世，照我們現在所知，我們只曉得韓愈的七世祖是韓茂，曾在後魏有功，封爲安定王（這是根據宋祁的「新唐書」中的韓愈傳這樣說的。假若根據李白所作的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則韓茂應爲韓愈的八世祖；然而李白的文中又缺着韓愈的七世祖，不知是詩人弄錯了，還是史家粗心）。這位韓茂曾做過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可以稱得起一位大官。

韓愈的六世祖是韓均，做過金部尚書。五世祖是韓駿，做過銀青光祿大夫、雍州刺

史。雅州就是現在四川的雅安。

韓泰是韓愈的曾祖，做過曹州司馬。

現在說到韓愈的祖父韓睿素了，他做過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不過早死了。把韓愈的父親韓仲卿和三位叔父撫育長大的，是他的祖母錢氏。這是一位賢母，使四個兒子都有所成就。其中尤以韓雲卿爲最能文章，又有智謀，做過監察御史，當時還有張子房之稱呢。說不定韓愈的文才就是受了這位叔父的感染。

他的父親韓仲卿則是老大，當過好些地方的縣令，也是一位幹才。大概韓愈之實際方面的才具，或者就是受有父親的一點遺傳了。很可以作爲文壇佳話的，是大詩人李白曾爲韓仲卿寫過一篇「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是當他在武昌做縣令去職時所作。文中稱他：「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可見不但有德，而且有感。

李白死在公元七六二年。他沒料到只過了六年，爲他所贊揚的這位武昌令，就生下

一個和李白自己差不多一樣才氣的文壇盟主了。

李白贊揚過他的父親，這是韓愈的幸運，然而韓愈不幸的是他父親死得很早，在他三歲時，已經做了孤兒。

在幼年時代，負起養育這位天才兒子的責任的，先是他的老兄韓會，後是他的嫂嫂鄭氏。柳宗元作的「先友記」上說：「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可知他這位老兄，也頗有和韓愈相似之處。

在韓愈八歲時，隨着這位哥哥離開河南，到過陝西。到了他十歲時（大歷十二年，即公元七七七），韓會因為受了宰相元載受誅的牽連，把擔任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的官丟了，貶為韶州刺史。韶州就是現在廣東的曲江縣，在粵漢鐵路上。韓愈當然隨着到了韶州。這便是他第一次到廣東的來由。

三 嫂嫂·姪兒·乳母

韓愈·姪兒·乳母

韓愈所給的誨導。

韓愈所給的誨導。

在韶州大概沒花兩三年吧，韓愈就死了，死時纔四十二歲。以後便由嫂嫂鄭氏單獨負起教養韓愈的全責來。

鄭氏一定是一個很果斷很有才能的女性。丈夫死在這樣一個邊遠的地方，跟前的小孩子們正啼叫得不可開交，全家大大小小有一百左右人口，假若別人處此境地，恐怕要一籌莫展，但是她毅然率領他們北上，「水浮陸走，丹旆翩然」（韓愈祭鄭夫人文），不避任何艱難困苦，終於把丈夫歸葬於河南沁陽。

接着是中原戰事爆發，藩鎮李希烈、朱滔、王武俊謀叛，鄭氏又帶着韓愈等避難到了宣州（現在的宣城，在安徽的東南部，也就是大詩人李白最後歸宿的所在）。避難的生活當然是艱苦的，可是韓愈的治學基礎，正是在這時打下。他在三十歲時所作的「復志賦」中，有追敘這時生活的話：「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

令，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乘驅兮，兼知金力之不任。一。重古訓，已透露了他終身的事業。

他這苦學的一段，也不過在十四歲到十七八之間。他大概像剛剛生牙的小牛小羊，要試着習取一切青草一樣的吧，逢見書，就急切地吞嚥了。他急切到這種地步，幾乎忘了自己的吸收能力。任何大學問家是一定經過這個階段的。這時他每天背記數千百字，不久就把六經百家的學問都窺測了一個大概。我們試想，一個十幾歲的孫子，又沒有父母，哥哥又死了，假若不是他的嫂嫂善於誘導，是決不會這樣走上正路的。所以他後來時刻不能忘了嫂嫂的看顧，是應當的。

和他在江南同住在一起的，還有他那有名的「祭十二郎文」的主角，名字是老成。這是韓愈的姪子，過繼給他的哥哥韓會。當時韓愈的三個哥哥都死了，就韓仲卿的後代說，韓愈是惟一活着的兒子，十二郎老成便是惟一活着的孫子。他們都孤苦伶仃地爲鄉里所撫育着。他嫂嫂每指着他倆道：「韓家的兩代，現在只有你們倆了！」這時十二郎

夏小，不能懂得這句話的意義，就是韓愈自己，也是在後來回憶時，纔感覺到其中的悲切（原文見附錄一二）。

像我們不能忘了韓愈的媳嫂一樣，我們也不能忘掉還有韓愈的一個乳母。這位乳母姓李，是徐州人，一直奶着韓愈，老死在他們的家裏，她的看護保育，也同樣是韓愈的一位恩人。她老人家眼看着韓愈考中了進士，做了「大學教授」（國子博士），當了河東令，娶了妻，生了二男五女，在韓愈四十四歲時纔死去。韓愈曾為她寫過墓銘（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紀念乳母的文章！），並且帶着女人兒孫去祭祀。

在韓愈生活的第一期，使我們看到了他的苦學，是他後日在文字上所以能夠不朽的基礎。

四 遊學京師

十九歲這一年，是德宗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韓愈初到京師（小時也去過，但

龐儷已經模糊。何意義可言），還開始了他生活史上的第二時代，就是我們所謂遊學時代。

這時他的精神上，一方面有了新的營養，這就是他在京師得與提倡古文的先驅獨孤及、梁肅一般人來往，受了他們的感發，更增加了自信。獨孤及在「趙郡宗華中集序」上說：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與讓缺，雅誦寢，王道陸夷，文散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壞。及其大壞也，儻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瀆、四聲爲構拱，守之如奉法令，聞皋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

梁肅在「常州刺史獨孤君集後序」上也說：

唐興，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頹廢之運，王風下扇，齊俗頓易，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獨孤及）爲之，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義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視兩漢之遺風。

那可見他們的志事，正是韓愈的先驅。

在另一方面，韓愈對人生的體認，卻更深入了一層。在以前，他只曉得單純地「讓聖人之譽」就是了，不懂得還有所謂職業生活。在以前，他尤其不瞭解做官——其實只是做「公務員」而已——的用途，他認爲不過是爲別人而已。現在纔由於生活的貧困，知道這也是一種爲了自己謀生的一個出路。

怎樣入手呢？就是考試。韓愈一共考了四次，最後纔在二十五歲時登了進士，這時是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

考試的是那時有名的文士家陸贄，推薦韓愈的人就是上面所說提倡古文先驅之

——梁肅。當時梁肅推舉了八個人，後人推測是：歐陽詹、李觀、李綽、崔孺、王涯、馮宿、庾承宣，加上韓愈。這八人都是稀有的人才，所以那一次的考試有「龍虎榜」之稱。那次考試的題目是「明水賦」、「御溝新柳詩」，韓愈作的詩已經遺失了，賦還存着，很看出有一些才氣。

這樣韓愈應該飛黃騰達了麼，然而並沒有如此順利。在我們敘說他求仕失敗之前，卻應該先補說一說他這時的作品。

在他二十三歲的時候，曾作有「上賈滑州書」，賈滑州是賈耽，這時是檢校右僕射（檢校是加銜，僕射是宰相之任，嘗佐天子譏大政），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滑州就是現在河南北部和河北交易的地帶的滑縣。「上賈滑州書」，是集中除了一些不能確定著作確目的少數作品之外的最早的文字，錄出以見他少年作風的一斑：

愈備職者，不敢用他術於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無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田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鐘然

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意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闕下，昭融古之與義，舍和發英，作唐樞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射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於鄣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適，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闕下裁之！

在一般人看，也許覺得韓愈很早就這樣急於賣身投靠了！但我認爲這樣單刀直入的自我推薦，未始不是一種公平而合理的作法。因爲他所憑的，並不是人情，而是成績。當局者認爲合格，就可錄用，否則卻就作罷（專實上是果然沒有反響！），多末乾脆？這在西洋，是很普通的。何必一方面自居清高，另一方面又暗地找親戚託朋友，鑽營賄賂，纔算正人君子？況且看後來韓愈得入仕途，也確乎是想爲國家作一番事業，至於他自己的享受，根本一點也說不上。他是要求服務，不是要求權利，直接請求，又有何不可？

要說他所向者請求的人不好，就說他不好，這更是說不通了。這是當政者之咎，並非韓愈之咎。再說韓愈也不是貪戀祿位之徒，否則他又何必拚着性命去諫佛骨？我在這裏不能不為韓愈辯！我們所可惜的，倒是這封信中所說的十五篇作品，我們不曉得是什麼。假若能保留下來，我們就可更確切地討論韓愈更早的文章了。

在「上賈滑州書」的第二年，他二十四歲，作有「送齊暉下第序」。他自己的考試雖然沒有得意，但卻已經安慰起別人來了，——人類的可笑當是這樣的。這篇文字筆勢很平衍，但已經頗完整。

在他考中進士的一年，作有「爭臣論」，這卻是一篇有價值的政論。這篇文字專為當時的諫議大夫陽城而發。陽城做諫議大夫已經五年了，對朝政的得失，一點也沒盡到言官的責任，所以韓愈便大攻擊了一番，說他：「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子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意成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

也：謂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識之士，固如是乎哉？」以下更痛快說：「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絳本是一個隱士，能苦讀，當局是因為他的空言而舉用的，一舉入也都對他有所期待。現在身為諫官而不言，當然是有些使人失望的。不過普通人因為震於其名，還為他辯護，韓愈這時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卻就不顧一切，而加以激勸。後來裴延齡排擠陸贄，陽絳出來力爭；德宗想以裴延齡為相，陽絳也在朝廷勸學諫阻；這時已是一爭臣論「寫幾三年了，說不定就是韓愈那篇文章的力量呢。李文用問答體，便孟子。

五 考場失敗

韓愈考中了進士，為什麼還不能立刻進入仕途呢？原來按唐朝的規矩，在禮部登了進士第後，還要經過吏部的考選，按程度高下，纔給官做。但是吏部的甄別試驗，韓愈卻受了一些挫折。

在吏部裏，有一種「博學宏辭」的科目，假若考取了，尤其可以得到較好的位置。韓愈在他考取進士的第二年，就又應考博學宏辭。

在考試時，有「上考功擢虞部書」，他說本不贊成現在的考試，因為大家都是只在「取名致官」，談不上「惠業功德」，而且古人四十而仕，他說讓這也還有十四年，不過實際生活太壓迫了，「今所病者，在於窮約，一歲居貧僕之資，無繼袍糲食之給」，所以也就逃不了這一關。他那時躁進煩悶的話，是有這些：「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慙急，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僂仰一室，嗜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命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同時又有「聽科日時與章舍人書」，則在競進之中而仍表現他的倔強。他自己承認是一層「非常條凡介之品彙匹儔」的怪物，如果得水，可以上下于天，風雨變化，否則就鬱鬱於窮澗，爲鸞鶴所笑，可是接着說：「益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吾寧笑之，若僂首帖耳、搖尾而乞食者，非我之虛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熱視

之，若無親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雖求授，假授不授不在乎，這是他的倔強。

這次考試的題目是「太清宮觀紫極舞賦」和「顏子不二過論」。在後一篇文裏，他解釋所謂「過」，並不是發於行，彰於言，而後爲過，凡是生於其心，卽爲過。聖人根本沒有過，顏子則比聖人差一等，但能止之於未萌，絕之於未形。不二過者，就是不二之於言行而已。這說法頗新奇，可代表韓愈早期的哲學思想。他後來的「原性」，把人性分爲三等，未始不是進一步的發揮和修正。

但是這次考試卻失敗了。第二年，二十七歲了，再參加博學宏辭考試，那次的題目是「學生代齋郎議」。學生係指國子監的學生，齋郎是奉宗廟社稷的小官。韓愈主張不能代，因爲「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學生也有學生的本業，他們是要贊教化、成德藝的，不能分他們的心，耽誤他們的功夫，結論是：「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文采雖不見豐富，但是頗有條理。

可是仍然失敗了。這一年，他曾回沁陽省墓。在鄭州曾作有「贈張童子序」，勉以

「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歸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

次鉅，他又作第三次的嘗試，這時是二十八歲。誰知道，還是失敗。

難道博學宏辭的考試，竟真和進士的考試有什麼大不同嗎？並不然。「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答崔立之書）。那裏有什麼不同？

韓愈爲生活所迫，而去求仕，因而走上了考試的路。這是職業，而不是事業。他心目中的文章，也豈是考場中所需要的？因而他的苦悶來了！看看自己考場中的文章吧：「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於是：「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了。

他憤慨地說，就是讓墳墓裏的大文學家出來應試，也一定失敗：「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然而就是這五仁衰傑之士考試失敗了，也何堪於他們的成就？他們的自負，也豈僅和一陣的得失相較論？韓愈的眞正抱負也的確不在此。他說：「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擧，考賢人對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垂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他的意思是：願虛實獻於教育或選舉，救國家之急，否則就務從事歷史著述，學春秋的褒貶。

至於他現在之參加考試，不過是：「其小得，蓋欲以具裴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這時，崔立之因爲他三次失敗，拿獻王者之「雖兩朋足不爲病」來勸慰他，他大不以爲然：「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削，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

古文家的最大的毛病是不說眞話，祇是裝腔做勢。所以他們的論文，多半是裝腔門

面，祭文多半是宗教儀式的附屬，書札也多半是應酬敷衍。然而這篇「答崔立之書」卻是非常真摯的。張慶卿批評這封信是：「自行胸臆，信筆寫出，自然鬱勃雄勁，真氣動人，作家所不磨滅者實在於此」，這話是對極了。

由「答崔立之書」看來，二十八歲的韓愈在考試上雖不順利，但已經寫出不朽的散文，又已經確立不朽的抱負了。

六 擗札

然而抱負是一回事，考試的失敗卻也終歸是失敗。韓愈是個文人，而不是聖人，因而他不能不憤憤，在失敗中求擗札。

在這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有「上宰相書」。仍本他自我掙扎的作法，請求宰相舉用他。這封信先引的是詩經、孟子，認為培養人才是最可稱道的事。誰該負這種責任呢？那就是君與相。至於他自己，則是一個標準的讀書分子，亦即理想的人士，你看：「名不

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禱、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求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處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沒有一點不是正統。可是他現在的運命呢，「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所以不得不上書了。他的看法很直接，他認爲國家既需要人才，士人也需要位置：「上之設官創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實）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讓於自進也」。真像西洋人的作風！又爲使人根據成績決定用與不用起見，仍然是抄了若干首文章，請宰相們審查。

殊不知在中國這種社會，是不適宜於這樣作法的，當時既無效果，後世還挨了許多

厚。況且這時的宰相是趙豫、賈耽、盧邁，其中之一就是所謂賈滑州，他在二十三歲時已經上書而知石沉大海的了。

可是韓愈不死心，隔了十九日，就是二月十六日，又第二次上書。他說他像受了水災之災的人一樣，對任何人都懇求救：「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他更說：「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意思是：難道自己還不夠一個強盜麼？真是像他書中所謂「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了！

然而這封信仍是枉然，於是又隔了二十九日，即三月十六日，作第三次の上書。這一次沒有引詩經、孟子，卻提出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捉髮之說。他說難道你們宰相比周公還高明嗎？周公還那樣虛心求才，你們為什麼拒而不納？國家的政治，難道也真正到了不需要人才的時候了麼？韓愈舉出：「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

徒，豈淺鮮去？四海豈盡一虞？九夷八蠻之在帝服之外者，豈盡資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靈？」否則就不該對人才這樣冷淡，就不該讓韓愈「寧再上而志不得，足三及門而關人辭焉！」再說，他這樣急於求仕，是學孔子，不過孔子是在不統一的春秋時代，一國不用，可以去另一國，現在不然：「今天下一君，四海一關，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斷斷不能到夷狄那兒去做官啊，還有一個出路是到山林裏去，可是這在韓愈也作不到。因爲：「山林者，士之隱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韓愈的態度雖亦可笑，然而其實情。他的民族本位思想在這裏，他的入世思想在這裏。後來排韓，也不外一則因爲那是「夷狄之法」，二則因爲那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在韓愈正是前後一貫的。

然而說甚麼，也是沒有反響。於是，只好在這年的五月，收拾行李，離開京師長安。

而東歸了。因此他的遊學生活，算告了小小段落。

他在京師時的窮困情形，後來隔了四五年，纔在給李翹的一封信裏說出來：「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所以他那三上宰相咨的急趨，就更可原諒了。

七 東行

韓愈住了將近十年的京師長安，只好在失望中、感慨多端地離開了。

他的路線是東行，先過了潼關。在路上看見有拿着白鳥、白鸚鵡要西去呈獻給天子的，路上的人避開，甚而沒有敢正視的，韓愈因此很感觸了，覺得「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擷薦進，光耀如此」，於是作感二鳥賦。主旨是：「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可是他仍然很自信，所以他說：「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而且年華方富，不必絕望，

因而就「享年歲之未寡，庶無羨於斯類」了。

由瀋陽再東行，回到老家沁陽。在這裏，產生了他一篇不朽的散文，「畫記」。這篇文章的好處，不只在前半篇記載多少人物及多少馬牛的詳盡和縝密（凡以有人說像考工記），也不只在他形容各種動作的語彙之豐富，於以見筆力之大；我卻覺得尤其難得的，是在其中有一種趣味和胸襟。他這張畫是去年（貞元十年，二十七歲）在京師時，和獨孤申叔審棋贏來的，本來愛不忍釋，到了家以後，逢巧有一次談到畫品了，他就拿出來和大家鑒賞着。誰知道座中有位姓趙的，見了十分傷心，原來就是他自已手摹的，後來喪失在福建，已經二十多年了，時常還記掛在心上。他要求再讓人重摹一下吧，他自己已經沒有這番氣力了。韓愈聽了，十分同情，便立刻慷慨地贈給了趙君。但是他自己也何嘗不愛惜？所以「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這樣一來，就是前面那像十分科學又十分枯燥的記述，也頓然有一番情趣了。這真是一篇好文章！（原文見附錄六）。

在家裏沒住了多久，就又到了東都洛陽。在洛陽東三十里偃師戶鄉的地方，有田橫墓，這是韓愈從沁陽到洛陽所必經過的，他當時作有一祭田橫墓文，也是一篇傑作：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

爲文而弔之。其詞曰：專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矣！夫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變節，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望亦云其邊邊；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哀享！

全文不滿二百字，可是含義豐富了，感慨是多方面的，文情是曲折的。他先是羨慕，於是疑惑，但又認爲當然，最後卻又仍是贊譽了。這唱歎式的抒情筆調，又這樣峯迴路轉，恐怕只有司馬遷纔能夠！其中富有青春的活力，是更不用說的了。就風格論，另一

傑作「伯夷頌」或亦同時作。

在求仕上失敗的韓愈，在文章上未始沒有補償。有趣的是：這些文章在未絕望於仕進時，終於未寫得出。二十八歲這一年，也可以說是他的文思自實際生活的考驗中解放出來的一年呢。

在他生活的第二期，使我們看到了他的文章已經確立不朽的地位，他的入世救世的熱誠也已經表露，同時他的友誼生活（這在他是很重要的），也以十九年入京師而開端了。夢幻的童年，現在開始轉而為面對着頑強的現實生活之壓迫了。

八 初入仕途

韓愈從政的機會終於到了！是在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韓愈二十九歲了，董晉在七月當了宣武節度使，韓愈跟着到了開封。至於韓愈如何到了董晉的幕中，是自亂柳觀察，我們都不曉得。董晉所管的地方，稱為陳留郡，有汴、宋、毫、潁四州，包括

現在河南東部和安徽西北部。屯兵有十萬。

韓愈初到時，好像沒有正式的名義。正式得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推官」的任命，恐怕是貞元十四年，韓愈三十一歲的時候。所以一般人都認為那纔是韓愈始宦之年。但我們現在注重他實際上生活的變換，於是選以二十九歲爲他第三期的生活的開始。這就是所謂成熟時期，是他生活上較長的一期。

董晉這個人是穩重而有膽識的。會嘗過使回乾的隨員，致侃侃對外人交涉，會勸說過李懷光，分散了朱泚的勢力，後來又做了五年的宰相。這時汴州多事，先是劉立佐誅了，他的兒子劉士寧代之，因爲政游無度，在政游時便被部將李萬榮趕走了。李萬榮的部將韓惟清、張彥林又作亂，幾乎又把李萬榮殺了。過了三年，李萬榮得了瘋病，他的兒子又想舉劉士寧，自己世襲，卻被監軍使俱文珍和部將鄧惟恭捕解到京師。這時李萬榮也死了，就由鄧惟恭暫代。就是這時，董晉受命爲宣武節度使，由韓愈等做了隨員，纔然入汴的。

他們並沒有帶武力，到了鄭州，也沒有人來迎。這時就有人勸他停止前進，觀觀風頭吧，更有從汴州出來的人，也說以不去爲妙。但是董晉都不聽，宿在田野裏，仍然前去。過了中牟，有來迎的了；第二天鄧惟恭和其他將領也露面了，於是遂進了開封城。其實鄧惟恭也很想盤據作亂，因爲他們來得太快，沒有準備得及。鄧惟恭慢慢見出董晉並沒有害己之心，也就安了，從前因爲幾次叛亂的結果，主管的人對部下，一次一次的加高待遇，鬧得士卒非常騷擾。到了鄧惟恭時，便只好在戒備上加嚴，公庭上都滿布披弓執劍之人，又時時勞以酒肉。董晉一到，立刻把這些戒備撤除，境內反而太平了。

韓愈在開封幕中的第二年，在春天曾作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這是一篇應酬文字，不足重視。不過俱文珍是一個宦官，後來在政爭上極重要，韓愈後日的進退，不能受他的牽連。到了這年的七月，韓愈因病退休，曾作有「復志賦」。前半敘述他幼年以至現在三十歲的生涯，後半說他在董晉這裏也不得意：「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他願意作一番事業，不願意只安於一

種職業生活。初入社會的青年，往往責任心強，不願意吃閒飯：「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蔬而有獲？嫉貪佞之滄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假如吃閒飯，還不如辭去職業生活，或就一種卑賤的職業，以換得自由呢？「苟不內得其勃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隘兮，有肆志之揭揭。伊尹之樂於馘馘兮，焉富貴之能營？」他直然有陶潛的今是昨非之感：「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

從這裏看，韓愈也未嘗沒有恬退之想。這一受挫折就思退，是和前些時在京師的躁狀，同為青年時期之純真的表現。這樣，我們就不推不導得他三上宰相書為可厭，而且覺得可愛——一個不知世間艱辛的青年的可愛了！

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是公認為韓愈始宦之年。因為這一年他纔有正式的任命，當了推官。這時他是三十一歲。我們不曉得他在「復志賦」中所發的牢騷是否和沒有正式的任命相關，但是我們知道他現在是在汴州幕中了。這一年他作有「天原浮楊凝鄭中贊正」一詩、「汴州東西水門記」、「清遠郡王楊燕奇碑文」。三篇都是應酬之

作，詩最無可觀，碑文不過作到潔淨，可注意的倒是「水門記」。吳至父批評這文說：「此但用東漢金石體，而駿滿完固，乃古今無類；學韓公不從此入，不能得其雄峻」。從前包世臣說字有碑帖之別，我覺得文章亦然。金石之文，就是所謂碑；抒情之作，就是所謂帖。韓愈的文，因為是兼具碑帖兩種性質（略偏重於碑）的，所以成就最大。但這是單就文章的技術看如此，就內容看，就覺得他究竟表現情趣和思想的太少了（不過這是機會的問題，我們對他只有原諒和同情）。「水門記」也只可以技術觀之而已。

九 徐州小住

剛得了正式任命的第二年，春天二月二日，董晉卻死了！

董晉駐汴以來，屢次請朝，不許。後來生病了，又請，並說：「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專或難期」，但仍不許。到了他快死的時候，便叮囑他的兒子，三天就裝殮起來，一裝殮起來，就馬上走。果然在他裝殮好了，離開開

封的第四天，兵就叛亂了，把新的宣武軍節度使陸長源等也殺了。董管之老成謀國和判斷事情的明哲，在這最後一幕還可見之。

關於汴州之亂，韓愈有詩詠道：「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陸長源），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又一首道：「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守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後兩句是責備朝廷的姑息的。

韓愈本來跟着董管的靈柩到了洛陽，這時聽說汴州亂了，便轉回來。他這時已經結了婚，妻子還留在開封，女孩也還在吃奶，他焦急萬狀，幸好路上得知她們已經從開封坐船逃難到徐州了。

他於是也趕到了徐州。那時所走的路線是：先到了孟津，又逢到當河陽節度使的李元，被邀入駐紮的地方那縣休息了一日，渡過汜水（成皋縣），經過杞縣，到了二月底，到達徐州的南界。他在「此日足可惜緊張籍」一詩裏，有一段是記述這一次的行役

的：

……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綢悅難爲變。暮宿偃師西，徒艤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遠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假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襲朝至洛，遠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顧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蠶蠶。平明脫身去，決若鷲鳧翔。黃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驪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渚，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翺芒。轅馬踴踴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門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

這時在徐州的節度使是張建封。照韓愈「與孟東野書」上說：「去年春，脫汴州之亂，

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蔣離隄上（現在汝陰縣之地），似乎張建封是他的老朋友，但什麼時候認識的，我們卻不知道了。

在這裏，到了秋天，他就不耐煩了，想要離去。張建封便把他奏爲節度推官，他只好留下了。當時張籍去看他，不久又告別，所以他作有「此日足可惜贈張籍」。張籍是孟郊所稱道給韓愈過的，他在汴州的時候，曾經過韓愈的手，考中爲進士。韓愈在詩裏說：「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對於張籍是頗有所期待的。詩末則說到自己的生活，一般朋友的情況，並勉以發憤上進：

三：僕射南陽公（卽張建封），宅我隄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雖未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官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尙可求，無爲守一鄉。

東野即孟郊，李期即李習之，這都是韓愈十分要好的友人，在這裏，我們看到十分溫暖的友情。這「閉門讀書史」的生涯，貌似冷靜，但實際仍沒忘了「高爵尙可求」的壯志呢！古詩中原有「何不策高足，先登要路津？勿爲守貧賤，艱軻常苦辛」，用意正和這相同。因爲真切，所以令人並不覺得鄙近，反而覺得生氣盎然！這也很可以給裝腔做勢、以文字爲遊戲的人一種反省了！

韓愈剛剛受了節度推官的任命，因爲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的禁條，他很不以爲然，於是有「上張僕射書」，其中有這樣的話：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上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

上不得，下不得。……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若使隨行而入，逕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

文人本來是不能拘束的，善於用人的人，最好是一其所不能，不強使爲，否則真正的人才一定不能來，來的一定是逢迎無恥之徒了。韓愈無所不言的態度，是對的，但同時也可看出他在這裏的委屈了。

這時大概是李翱有信勸他離開這裏到京城去的吧，於是勾起了他一大頓牢騷，使他又構成了「與李翱書」的一篇傑作，他先說明因生活窮困之故而不能離去：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

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議論，其安能有以合乎？……

下面就說到倘提及從前在京城的苦況，就更寒心，而京城的知遇也太渺茫了。至於現在這地方，他原也不滿意：

……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有息於此也。……

生活的困窘，他真切地感覺到了，他悟到一回也不改其樂，究竟還在有箪食和瓢飲：

……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箪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

這話夠沈痛了！

一〇 再度西上

然而誰知道，就在這一年的冬天，他就真正得到了一個到京城的機會了，這就是張廷幹派他到京師去朝覲。

他在京師達到了一同考取進士的歐陽詹，歐陽詹也是從前梁肅所推薦給陸贄的八人之一。這時歐陽詹是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見韓愈來了，便率領着那一般學生，向朝廷請求任命韓愈爲博士（相當於現在國立大學的教授）。這事雖沒成功，但頗見出韓愈在友輩中的信仰，以及歐陽詹的熱心和胸襟。助教比博士本差着幾個階級，但歐陽詹並不忌妬，卻情願爲韓愈奔走着，這是很難得的！

韓愈在第二年的春天，回到徐州了。這時他三十三歲。他憂念着去年討伐吳少城的干戈和水災，以及前在京師中的饑荒，自己又苦於沒有進言的機會，在徐州更加不如意

了，因而作「歸彭城」：

三八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謔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去歲東郡水，生民爲流屍。上天不庸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舞。剗肝以爲紙，灑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變。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絨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住俟其饑。歸來戎馬間，驚顧似鸞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間輒騎馬，茫茫詣空陵。遇酒卽酩酊，君知我爲誰。

在這一年的三月，他有「與孟東野書」，說本是去年秋天就想離開的，現在決定今年秋天一定走掉，這信裏有真摯的友情，值得我們欣賞：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與？

吾唱之而和者誰與？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隄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妻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孟郊、張籍、李翱，永遠是韓愈所常提在一起的。韓愈的情感很豐富，尤篤於友道。像這種流露他真面目的書札，比一般諛墓之作，高去萬萬。讓人見了。簡直像看到王羲之的片紙隻字那樣風流可愛！

信中雖說「及秋將辭去」，可是並沒到了秋天，就在五月十四日以前，已經離開徐州了。我們所以知道他離開徐州的時日者，是因為在五月十四日，他已經有在下邳題的季平之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姪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一宮焉。游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

曰朝。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偃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李平是韓愈十九歲時的友人，當是在到京師以前所結識的。所謂清冷池、文雅臺、修竹園、微子廟，都在睢陽，在從前卽是梁孝玉的郟城，在現在是商丘以南的地方。從本文看，知道他親結婚在下邳，到二十三歲才闖。他說黜於徐州，似乎是被勸出走，原因大

總不外「發言真率，無所畏避」吧。他走了後，張建封也死了，徐州也亂起來了。

他的目的地是洛陽。到了洛陽後，他的友人衛中行（字大受），高興地兩次設酒，會給他信，於是他在齊答報，並以儒家立場，說明窮通的道理：

大受足下：辱書爲購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誇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業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所入，比之曠時，疊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符乎其志耳。此未足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系，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兇者，不可也。賢不

肯，存乎己；貴與賤，壽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歎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按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叢密，出無驅屬，固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管安妥而居，遲遲而來也。從這信裏，也可看出韓愈自信的長處及友輩的撥許，都在交友忠誠上。同時他物質生活之簡約，以及澄澗於儒家教養者之深，也都流露在這裏了。

是這年的冬天，到了京師。

可是韓愈這一次到京，仍沒有什麼成就。因籌不得食，所以不久就又出京了。那失望的警緒，是表現在「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一詩裏：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門聊自
思。倏忽十六年，形跡苦寒飢。宦途意空盡，鬢髮坐差池。穎水清且寂，箕山坦而

爽。如今便當去，唯唯無自疑。

這裏所說的那樣幽境，就是指他的河南定鄉，和同一條調的，是同時作的「送李愿歸盤谷序」。從前我讀此文時，不曉得他爲什麼記「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和「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兩相對照，一則認爲「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一則認爲「我則行之」，雖託爲李愿之言，自己究竟也要有同感的吧。現在曉得他作的時日以及此時的心情，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他所謂「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還不是上面詩中所謂「潁水清且淺，箕山坦而夷」的嚮往麼？原來盤谷也是河南黃河以北，鄰近沁陽，卽濟原縣境。和韓愈要歸去的地方近在咫尺，當然他發「嗇嗇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了！傳說這篇文字被蘇東坡看見，會說：「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今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歛歛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教退之獨步！」這話也許有些過，

但我覺得韓愈這種文章的好處乃在把駢文吸收入古文之中，而且後面所系的歌詞，使全文頓然有一種光彩，便化呆板爲典麗堂皇了（原文見附錄九）。

韓愈雖然不得意地歸去了，但他那裏是純粹甘於寂寞的人？我們當然不能說他之要出京歸家是作僞，然而同樣真實的，卻是他不能在家裏寂寞下去。因而在這年的冬天，就又到京師了。

一一 四門博士

這回卻好，是第二年（即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韓愈年三十五）春天，他成了四門博士了。三年前歐陽詹等的請求，竟像是一個預兆了！

從前所贈博士，並不是一個學位，乃是一種官職，它的職務是講學，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他在三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做了設在京城郊外的國立大學的教授。他的官職後來雖有不少的變換，但最常掛在他身上的，卻這就是「教授」了。——學者們都說，

終還在做教書匠而已。

這次他略微得意了，受命爲博士之日，謁告歸洛。在途中和友人登華山，曾有很浪漫的的一幕。原來他因爲貪看風景，便跑到絕頂，但看看下不來了，又大哭起來，並且和家人寫下了遺書。後來華陰縣令聽說了，纔百般設法把他接下來。這事也頗有人認爲是傳說，但我覺得可能爲實事的。因爲韓愈的性格中，本有大部分浪漫氣息。再證之以後來「答張徹」的詩：

……洛邑得休居，華山窮絕徑。倚岩眺海濱，引袖拂天星。日欄此過轄，金神所司刑（華山之神少昊，卽金神）。泉紳掩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薜澆拳踖，梯懸陡伶俜。悔狂已昨指，垂誠仍鑄銘。……

留遺憾雖不見得，但告誡後人是一定有的，由華陰縣令接下來也未必真，但下來一定相當困難。韓愈在文中喜歡造奇句，在詩中愛用險韻，在大自然裏豈能放過華山的奇景？我曾覺得泰山是雄，嶗山是秀，華山就是奇了，韓愈所形容的「倚岩眺海濱，引袖拂天

星」，「泉紳指稱曰，石劍攬高青」，「磴磴掌弱，岩巖馳伶俜」，遊過華山的人一定曾覺得這恰當也沒有了。

在洛陽未必休居多久，就又回到京師長安了。

這一年，他的作品有：「送陸欽州詩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與崔羣書」、「施先生墓誌」、「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等。在這數文中，「送陸欽州詩序」最少可觀；「施先生墓誌」是記一個在大學裏服務十九年的老教授施士巧的生平；「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是記的北平莊武王馬濬之長子馬彙，他從前應考進士時，因為十分窮困，曾在他家裏住過吃過很久，所以現在文中有「彙既世適家，詳聞其世系事業」的話；「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雖也是應酬之作，但非常閑暇雍容，下面單舉一段：

……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醴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衰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於罇俎

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倫，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鼓。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

我們驚訝的是韓愈風格之豐富，簡直像司馬遷！他的筆是有可塑性的，隨着內容的不同而異其筆調！至於「與崔羣書」一文，那又是他所擅長的抒情之作，潑物淋漓，異氣森然，信筆所書，已非凡品了。崔羣也是和韓愈同時考取的進士，那次所謂「龍虎榜」上的人物。書中說到韓愈一般的友誼生活：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曾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

……

可知韓愈永遠是有羣的生活的人。所以他能有羣召，能成派，再加上煽動的筆鋒，雄辯

的詞令，古文運動之成功於韓愈之手，不是偶然的。他寫滄海的時候三十五歲，所書在遊朋友廟十七年，就是指十九歲初選京師時便開始他的友誼生活了。這十七年間已認識千百人，確不算少。其中所謂「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棄捨」，以及「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都可見出韓愈對朋友的篤厚。有的詩人愛孤癡，有的詩人的好奉，韓愈卻是後者，他之處處爲入世的，在書裏又可看出一點消息了。

這封信的下半，爲信摧擊以爲他太愛交友，不置黑白於胸中，便特別說明對於崔君的認識。最後則是說到自己的健康，以及自己對於北國的留戀：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歿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觀觀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壺兩莖白者。僕家不幸，嚴父儲兒，若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一遊其地。小兒女滿前，誰不願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

可去矣。珍寶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愈是北方之強，文章中時有雄直之氣，也恰是這種精神的表現，他之不樂江南，是當然的。很奇怪的是，一人的精神每每並不與體質相並行，他在前三年與孟東野的信上已經說起「眼疾比劇甚」了，現在卻在眼疾外，又加上牙落鬚白，那裏像正在壯年，又那裏便寫氣勢磅礴的文章的大能手呢？

一二 送孟東野序

在當國門博士的第二年，韓愈的朋友楊凝死了，這是在洛陽董晉墓中的同事，加上前一年四月，陸參又死了，陸參就是他在前年二月十八日還作過「送陸欽州詩序」的陸欽州，他會向陸參萬福侯喜的，於是這時便作了一首一併哭他們兩個的詩：

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踰跼。併出知己淚，自然白髮多。晨興爲誰憫？遠坐久滯沲。論文與晤語，已矣可如何！

因爲他這一年三十六歲，所以說七十纔半。

他又作有「送孟東野序」，這是一篇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不能不錄：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湧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舜弗能以文詞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可以其歌鳴。伊尹、鴟、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

也。莊周以其常唐之詞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龐鳴。滅孫宸、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雜亂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靚，皆以其功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蕭出魏、晉，不憚爾及於古，其他漫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祐堯隆，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得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這時東野爲溧陽尉，溧陽在江蘇南部，靠近宜興。韓愈這文本是安慰朋友的，然而我們覺得其中的意義卻實在豐富極了！這不啻是用「不平則鳴」的觀點所看的一部上古文學史，其中對六朝文看法，可以認爲是古文派對他們的正式交鋒。往遠處說，也許韓愈這意見就是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繼承。然而我們覺得在這裏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一是司馬遷只限於說人，沒有擴大到自然，現在韓愈這說法纔構成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根據；二是司馬遷所謂發憤著書，並沒有在負荷這種使命上有明確的選擇之意，韓愈則認爲必須擇其善鳴者而使之鳴，這包括「才」，所以堯就不能以文詞鳴；又包括「德」，所以魏、晉就「亂雜而無章」。擇善而鳴，這就是天才爲時代的象徵之說；或鳴國家之盛，或自鳴其不幸，都認爲繫乎天，則是創作家之反映時代爲被動之說。至於人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詞，尤其合乎現代對語文的看法。本文之選擇峭宕，是更不用說了。它是篇好批評文字，也是一篇好文藝創作。

在同年作的「與陳給事書」中，曾提到「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可

知他是很愛此章的，所以急於呈給人看了。書中又有「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語，前者自然是諷詞，後者卻怕是實況。他現在已走入成熟的路途中了。

就在這一年的正月到五月，國爲國中缺雨，德宗曾下令停止禮部和吏部的考試，韓愈爲人才計，曾上疏力爭。他說連考生和考生所帶的僮僕算上，不過當京師人口百分之一，決不當因爲糧食恐慌而罷選舉，至於其他的害處卻可使遠近驚惶，人士失業；假若譸迷信，則人之失職，更足以致旱了。最後他說：「以臣之愚，以爲宜宗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漚闕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我們不曉得這疏上去以後當時有無反響，但知道在次年，卻終於把實舉停了。「子虛不毀鄉校頌」當爲此序作。

這時不知爲什麼，韓愈的四門博士官忽然被罷了。後來又不知爲什麼又遷爲監察御史。在青黃不換的中間，有「上李尚書書」，李是李實。其中說李實「赤心奉上，憂國

如家」，末後又以文章十五篇，爲謁見之資。不用說，這是圖爲求差事，不免恭維敷衍的。後來韓愈撰「順宗實錄」，曾說李實「恃寵強橫，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聚衆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斃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隸隸僉類以下，隨喜怒誣奏，遷躡，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道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譁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這恐怕纔是李實的真面目，和信上所說，判若兩人。這自然是因爲真正著述與應用書信的不同而然，可是韓愈往往因耐不住貧賤，就枉尺直尋，雖於整個人格無損，但不免爲人所譏了。

在貞元十九年七月，他擔任博士之職，這是由「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可以推知。他的先官恐怕也沒有多久。因爲他還爲監察御史後，還在繼續上疏，論天旱人饑斃。他爲人民的疾苦呼籲着，說應該免稅：

……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濟稅

錢：奉饒遺塗，蹙蹙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見，陛下之所未知者也。……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應納而未納的意思）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豐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願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

片酬應之心，驟然在紙上。韓愈雖每急於求官，爲人詬病，但是他得官之後，卻總是「不計得失，作些事情，這也就夠令人敬愛了。然而這回上疏，不惟未被採納，反而貶了官。中間作梗的人，也許就是李實等。上次的上書，說不定也是早曉得李實之險詐，不得不敷衍或疏通一下。

一三 陽山之貶

韓愈這一次被貶，是貶到陽山，陽山在廣東的西北部，靠近廣西。這乃是他生平第二次到廣東。

當時和韓愈一同上疏的，還有張署。後來韓愈在「祭河南張員外文」(即祭張署一中)曾說：「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并時。君德渾剛，標高揚已。有不如，墮猶泥滓。余釁而狂，在末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持。被寵變者，實懼吾曹。側肩帖耳，有音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隱察。君飄臨武，山林之牢」。一個貶在陽山，一個貶在臨武。臨武在湖南省的最南部。這就是他們仗義執言的代價！所謂「彼婉婉者」，注家大半說是指李實。像李實這種小人，避他不行，捧也不行，到底吃了他的虧了。

韓愈被貶的原因，是不是只因爲上疏免租，爲小人所藉口呢？似乎還不止此。照舊的史文講，他的被貶是因爲上疏論宮市。宮市就是宮中開設的商店，宦官購物，挑剔賒欠，往往使人不堪其擾。韓愈大概是論宮市的設立之不當的罷，據說韓宗大怒，所以把

韓愈貶爲陽山守了。然而這論宮市的疏是不傳了，我們也不曉得他措詞激烈到什麼地步了。

假若依他後來作的「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看，則：

……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旣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聚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衛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佇立久啜憂。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甯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應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姪。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返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

中間所說，與「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完全符合，問題乃在「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上。柳是柳宗元，劉是劉禹錫。他們未嘗不是韓愈的好

朋友。然而這時因為政治上的分化，卻和韓愈立在敵對的地位。原來在德宗末年，王叔文等已經得勢，他們準備後來把持政權，曾團結韋執誼、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暉、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餘人，結爲死黨。劉禹錫、柳宗元這時都在三十歲左右，比韓愈還年輕，恰也是銳意進取的時候，所以便被王叔文所羅致了。照我們現在公平地看，唐時的政治在這時已有士人與宦官的對立，王叔文等是要奪取宦官的權勢的，到後來（永貞元年，公元八〇五，時韓愈年三十八）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就是一個具體的表現，但卻卒被宦官打倒，憲宗由宦官俱文珍等而擁立，劉禹錫、柳宗元等便也隨而敗退了，韓愈卻是俱文珍一派，他在三十歲居汴時即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因為這種政治黨派的分野，所以韓愈在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等得勢時便被貶了。

韓愈更在「憶昨行和張十一」一詩中說：「伍文未擲崔州燾，雖得赦宥恆愁猜」，還是王燾，文是王叔文，崔州即韋執誼，這次之貶，是受他們的唆使，越發可惡了。

至於兩派的是非，我們現在也很難輕易判定，因為王叔文的為人雖被小奸詐，但未必不是想革除宦官的把持；反之，宦官一派，也未必不是要維持中央威權。其中爲我們所不知道的內幕還太多，我們現在只能說韓愈這次被貶是政黨的原因居多，雖是好友如劉禹錫、柳宗元也在敵對的陣線之中，便夠了。因爲是政爭，所以說「上疏豈其由」了。

然而無論如何，韓愈的被貶是冤枉的，懲罰與過失並不相當，況且也根本說不上過失！因此他在「兵燹樓別贊司直」一詩中說：

……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

他被斥逐的時候是在貞元十九年（公元八〇三，三十六歲）的冬天，當時的情況以及到陽山後的感應，是見之於「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的中段：

……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語不領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齟齬。俯仰不還顧，行行詣遠州。願爲青雲士，暮作

白首。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跡，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
參君淚。酸寒行足道？隨事生滄流。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獐多忿恨，辭舌
紛嘲啣。白日屋簷下，雙鴨鬥鵝鷗。有蛇類兩首，有虫羣飛游。膾冬或搖扇，盛夏
或重裘。颶風最可畏，旬晷篋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竊瘦忽潛透，十家
無一瘳。猜嫌動世毒，對案輒懷愁！……

廣東在那時還沒十分開化，所以說森森森然！從這詩中所說，知道他是第二年春天到了
陽山的。「祭河南張員外文」（原文見附錄一〇）中一段，也是敘他途中的經歷的：

……歲暮寒兇，擊虜風響。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
防夫，舐頂交趾。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驅船箭
激。南下瀟水，屈氏所沈。二妃行遠，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
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跡。把鱸相飲，後期有念？期定界上，一又相
語。……

江、張巖界卽張署，他們同時發貶，張巖貶在湖南南部的臨武，所以說：「君止於縣，我又南歸」，他們只同了一段的路程而已。

在實際生活上的失意，卻往往是在創作方面有豐富收穫的好機會，韓愈這一次陽山之貶，無論在路上或到陽山後，都有很多佳什。如「湘中」：

猿愁魚涌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舷歌。

正是上文所謂「南下湘水，屈氏所沈」的情調。如「貞女峽」：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驟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

擢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鴻毛！

就是到了湖南南部桂陽縣時所見的風光。快到陽山縣了，則有「次同冠峽」二首，其一是：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蒼英千尺壁，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其一是：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鶯聲感和鳴，囚拘念輕矯。潺湲淚久迸，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會乃

丁！

又有「宿籠宮灘」一首：

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箱。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

涼。如何遠曉語？一半是思鄉。

沒有一首不是上乘之作。寫景有它的幽趣，抒情有它的纏綿。黃庭堅尤其傾倒後一首，曾說：「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諸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假若不是被貶，那裏會有這樣好詩？

韓愈是喜歡有羣的生計的，他的人格也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在陽山一安定下來，便立刻獲得了一些新的友人，此中大部分是青年。他在「縣齋讀書」一詩中，一面說他的

生活是：「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然而同時卻龜「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所以他到了陽山後，已經淡薄了怨尤的氣氛，反而覺得「出幸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了！

這些環繞他周圍的青年，有劉師命，他作有「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桃蹊惆悵不能過，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又有「梨花下贈劉師命」、「劉生」等。另外還有一位區册，他作有「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靡利倖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稅，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悉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審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鬻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勢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盡既傾，序以識別。

就文中所說看，馮生恐怕是平平的，只因上半故意形容貶抑的蠻陋，便把區生視成一個可親敬的人物了。此篇文字極幽峻，方望溪、張廉卿等都一致認為是逼近柳柳州的一種文境。劉海峯說：「昌黎陽山後，文字尤為高古」，實際生活的不幸正是這樣作育一個文人！大抵所謂古文運動，約可分為四期：一是古文運動前期，即孟子、司馬遷一般人業已作着古文而不意識到是古文的時代；二是古文運動初期，即韓愈等有意識的倡導，並確立古文運動的基礎的時代；三是古文運動盛期，即歐、蘇諸人出，使古文入於定型的時代；四為古文運動末期，即方、姚等出來，把古文只剩了形式而內容漸就枯萎的時代。曾滌生、張廉卿等對古文的了解雖深徹，然而已是入於鑑賞和批評，古文藝術的本身卻已經過去了。無怪地，韓愈在此中是第一把交椅！而他文章的成熟期也就在陽山之貶前後——精力最壯旺的時候！

他這時的交遊中，卻也有方外之人。很有趣的是，韓愈和他們一方面很有友情，但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則持開衷和敵對的氣氛。如送「自來遼州寺，曾未造城闔」的惠師，即說：「吾言子嘗去，子道非吾道。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嫌曠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露巾！」又如送「曠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鋌。飲酒盡百觥，嘲諧思愈鮮」的靈師，也說：「佛法入中國，習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顧，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朔暑時遼賢」。大抵因爲韓愈本人是有宗教家的氣氛的，凡宗教均有排他性，所以他始終反對佛、老，並不必等到他五十二歲諫迎佛骨時爲然了。

他在陽山之所以和一些僧人有着來往，大半是王仲舒的關係。王仲舒這時自戶部員外郎貶爲遼州司戶。在「送靈師」一詩中，提到：「落落王員外，爭迎獲其先」。惠師則是元惠，見「燕喜亭記」，其中有：「太原王弘中（王仲舒字）在遼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惠遊」語。

「讀書亭記」則是一篇很醇郁的散文，中間敘各種丘谷瀑洞的命名很有趣，韓愈這時除了那些詩和這篇記外，還有作送「送楊八弟歸湖南序」，「答竇存亮書」等。前者無可觀，後者則極牢騷，而又極挑動：

愈曰：愈少濳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適時事，而與世多齟齬；愈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隸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詞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寸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纒戀，猶將倒屣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

前所隙，是以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學業，稽顙而往，委棄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其中文辭整飾處，令人有古意盎然之感。張廉卿批評說：「此文如一筆畫，而曲折變化不窮」。他這欣賞，尤爲入微。原來這文字像悖素的大草一般，又儼好的太極拳似的，完全是潛氣內轉，爲普通作家所難到達的境界。

一四 柳縣著書

貶在陽山的韓愈，到了只有一年多，順宗就即位，改元永貞，和韓愈作對的人王叔文等也倒了，這時他三十八歲。

是永貞元年（公元八〇五）的春天，韓愈遇赦。到了夏秋之交，離開陽山。這時他在湖南的南部郴縣，待命有三月之久。郴縣是他到陽山時所經過的，現在是舊地重遊。上次經過時，曾認識這裏的刺史李伯康，這次李伯康會贈以紙筆，乃作詩謝之：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這裏所謂「虞卿正著書」，到底著的什麼呢？我推想恐怕就是可稽得絕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的「原道」、「原性」、「原毀」、「原仁」、「原鬼」諸文。這是因為他在「上兵部李侍郎書」中，有「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等語，只有「原道」等文可以說是具有這種性質的。此書上於元年十二月九日，所以「原道」等文不得作於此後。待命於郴州前三月，既無官職，遭逐後精神又已經收斂潛沈，恰是著書的好時候。在他二十九歲時，張籍曾勸他不要只逞口辯而要著書，他當時還不以爲然，認爲「化當世莫若口」，又說還沒到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年紀，最好是「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張籍也不慚煩，會再加勸勉，他卻仍是答以「其爲也甚，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但從那時起，他一定受了刺激，緊着手論著了。著積了這十年左右，所以一等有時間和心情就寫出來，也不必管「五六十然後爲之」的前言了。

五文之中，「原道」尤其重要。「原道」有「原道」的原本立場，這原本立場是：民族主義和社會本位。因前者，他反對佛，他說：「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因後者，他兼反對老。他一則說：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這是說社會上的分子就須要生產，不能非工非農非商。二則說：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贖其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禮，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憂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

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還是說社會有社會組織，其中各分子有各分子的分工，爲生存起見，所以有必須的生存的方式與生存的專項；也必須這樣，人類纔能和可以居住寒熱的「羽毛鱗介」相競爭，也纔能不殺有「爪牙以爭食」者所淘汰，豈可以「清靜寂滅」呢？又如何可以「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呢？韓愈這篇文章的最大價值是說明儒家哲學之社會的根據，是發現人類社會之生存的體系結構。最後更以一種人道主義，以救濟病態思想的流行：「饑寒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設想不能算不周到。

假若社會本位是中國思想的特色時（事實上確如此），韓愈這篇文章無可厚非，而且也確乎可以當「總統」的重任。這也可以說是接觸了異域思想後，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之覺醒，並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的洗刷。宋明的新儒學運動，無論如何要以這爲紀錄。這樣看，我認爲它是兩千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一點也沒有過分。錯

若不就大處看，當然不會了解它的價值了（原文見附錄一）。

就是單就文章說，論文之中而有唱歎，並兼具整齊與變化之美，不惟是韓愈一人的大文章，也是古文家中數一數二之作。宋朝的石介曾說：「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對禹問』、『佛骨表』、『爭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也並非過譽。

「原性」也是宋明新儒學的過渡之物。他是從常識上立論，重申孔子性相近之說，後來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那就更精到了。文章的末尾說：「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這種隨路攻駁的陣法，近人魯迅頗得其神韻（原文見附錄二）。

「原毀」的文字，略有時文氣息。要意在：「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他指出原因乃在「怠與忌」。他感慨地說：「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乎！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

難已！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醜澀溜滑的老子之徒的世界，韓愈實在感受他們的威脅太大了！就文意看，也一望可知是魏貶後之作。這樣便更可證明這數文的著作時日是在他三十八歲左右了（原文見附錄三）。

「原仁」一文，說明在「日月星辰」之屬於天，「草木山川」之屬於地之外，「夷狄禽獸」都屬於「人」；人乃夷狄禽獸之主，所以「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就儒家立場看來，這話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儒家既不會把「仁」推到日月山川上去，也不會把「仁」限制在「人類」，恰是及於動物界而止。「仁」是做「人」的道理，所以「人」也就相當於動物界了。——不過其中又有遠近厚薄而已。

「原鬼」則把萬物分析為「有形而無聲者，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下邊便又說到鬼神與物怪的不同，鬼神是以無聲無形為常的，但是人民作了悖理的事，由於氣的相感，則鬼神可以暫時有形有聲，對人民生禍，而終於於無聲無形；物怪則不然，也可以有聲有形，也可以無形

無學，對人民也可爲福，也可爲禍。在韓愈的意思，鬼神還是理性所範圍的，物怪就屬於非理性世界了。其實還可再推論人對於鬼神應當敬畏，對於物怪則可順其自然呢。

總之，這五文是代表着韓愈的宗教哲學（原鬼）、形上學（原仁）、人生哲學（原性）、政治哲學（原道）、社會哲學（原毀）。所論雖有詳略精粗之異，但韓愈的宗教哲學（除了文學理論之外）是統統包括在這裏了。

就「原道」中之「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着，似乎講「苟與揚」，大醇而小疵中的「讀荀」亦同時作；「讀荀」既爲這時作（原文見附錄四），則「讀鴟冠子」、「讀儀禮」、「讀墨子」等，亦可能同時作。

他這一年又作有「五箴」，我們雖不敢確定它作於何地，但在郿縣待命的前三月，倒正是清算自己的最合適的時候。從「五箴」中，很可以看出他過去生活的一般。先錄全文，再分析：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

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

其惡云。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乎
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既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
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耶？而輒賾以害其在耶？——「言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
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
得，汝則弗思乎！——「悔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
此，捨也爲難。前之所惡，今見其戒。從也爲悔，捨也爲狂。維維維比，維狂維

愧：於身不詳，於德不義。不義不詳，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顯沛？爾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好惡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睡睡。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信語，乘人不能，拚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拚以隸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嘗，多矣知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知名箴」。

幕中之辯，指在汴州、徐州時；臺中之評，指在御史任時。他從前的吃虧，就在好說話上。「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還不是因口舌得禍麼？大抵韓愈是偏於狂者一流，從前張籍卽已告誡過他說話不要太任性了。他的好惡也是偏極了的，所謂「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而且一經好惡之後，則後來進退兩難了，這是他褻漫性格的一面。「急於人知」的好名脾氣，也是真的。但另一方面，韓愈之可愛，卽就

在飽有生氣，生命力強，雖小有過失，倒不失為一個活潑潑的人。然而現在是到了他真正成熟期，要步入冷靜了。

一五 北行途中

韓愈在郴州時也作了些詩，詩以贈張署者為多，如「及魚招張勅曹」，這就寫祭郴州李使君文」中所謂「護紙筆之雙魚，投叉魚之短韻」而可推知的。杜甫觀打魚詩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之句，韓愈的立場與此異，他卻說：「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他重在朋友，他並不管魚的命運。又有「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黃鶯競長纖纖筍，躑躅間開豔豔花。未報

恩波知死所，莫冷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料覺霜毛一半加。

另有「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還有一「縹口又贈」二首，統統爲寄張署而作。但尤佳者則爲「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縹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每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盃相屬君當歌。君歌聲峻詞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竈高，蛟龍出沒腥鼉號。十年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溼蠶熏腥臊。昨者州前趨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涼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同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這時韓愈要去倣江陵府法曹參軍，張署要去倣江陵府功曹參軍，雖沒到任，但是官已定了。自此卽首途赴江陵。由潯州北上，路經柔陽，作有「題木居士」二首，其一日：

火遶波穿不計春，楓如頭面輭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更北行，至衡州（卽衡陽），途作有「合江亭」、「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二

詩。後一首，錄如下：

苦鐵祭務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
泄霧瀉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
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
騰擲堆祝融。森然聶魄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書填青
紅。升階偃偃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唯盱偵伺能鞠躬。手持
盃珎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豈久
絕，神縱欲福誰爲功。交股隋寺上高閣，星月皎映雲遠曠。遠尋靈跡不知處，杳杳
寒日生於東。

官衛州再北上，至澤州（卽長沙），乃作有「陪杜侍御游瀨西寺」詩。自此，泛瀨
庭，作有「阻風贈張十一署」詩，後者如下：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綰雙旂。霧縠晦爭漉，波濤怒相

樓：犬雞斷四聽，巖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嗷嗷。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此際生活之清苦亦可見。到了岳陽，又有「岳陽樓別竇司直」詩，開端仍形容洞庭，中記岳陽樓景，末後又敘到前年出官的冤枉，餘怨猶在，轉思解脫：

……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尅己自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從詩中「時當冬之孟」看，知道他是十月到了岳州的。經過打擊後的韓愈，已得了不少閱歷，不想再像以前那樣勇往直撞了。玩其語意，正和「五箴」之作相去不遠。

他這一次的目的地是湖北南部的江陵。在快到江陵時，作有「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

士」，三學士之一爲王涯，是他那同時應舉考中的龍虎榜的人物之一。這首長詩的大半是說他前年放逐的原因和經過的，最後說到遇赦和憲宗的嗣位，又說到他對法曹一職的不適合：

……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姦偷。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置罟。湘水清且急，涼風日飕飕。胡爲首領喪，底在尙夷猶？……

下面更說到他這時的心情：

……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因疾鼻又塞，漸能尋薰藉。……

這和早年的「嗚嗚以害其生」的態度，判若兩人了，因此陽山之貶，可以說是韓愈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節奏。我說節奏，是因爲韓愈的性格總究是急於用世的，現在只能看作是一個暫時的間歇而已。

到了江陵，生活略微安定下來了，又作了不少詩。他畢竟真事冬天到的，到次年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他三十九），春夏都在此地。

心情還在失意，友情還多在張署。他作有「李花贈張十一署」，其中有這樣句子：

……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
祇今四十已如此，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榼獨就醉，不忍虛擲委黃埃！……

「杏花」一詩中也說：

……今日胡爲忽惆悵，萬片飄泊隨西東。

更如「感春」四首中則有：

……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語。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冠歎感髮禿，語誤悲齒墜。
辜負平生心，已矣知何奈！

我恨不如江頭人，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陲射虎窟，空納租稅宜不贖。歸來

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畫蛇添足無處用，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

另有一「寒食日出遊夜歸贈張十一」、「憶昨行和張十一」，都是窮愁寂寞之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他何嘗不知道「憂能傷人」？然而他是詩人，又不純粹是詩人，詩人酒醉了就忘情一切了，他卻兼是一個思想家，因而暫醉之後，就「酸酸萬慮醒還新」了！生活的艱苦，也殊爲逼人，「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這是一聲讀書人的命運，千載之下讀之，猶讓人不覺觸聲一哭！

這時稍微有一點安慰的，卻是有人送給韓愈一張席子。這使他得意極了，原來他體胖愛睡，又苦熱多汗，心愛那涼席，卻又買不起，有人送來了，高興得什麼似的……

朔州舊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瑰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堅
苞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法曹憂賤奈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

溼，如坐深甕遭蒸炊。手磨補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甘暮歸來獨惆悵，有寶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漚。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蠶豆兒。青蠅側翅蚤蟲避，蕭蕭疑有清颯吹。蝨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粗好無時衰（鄭鞏贈錢）。

在唐時孔戣還有一段記載，說：「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搗餽」，可知他的體胖善睡是出名的了。韓愈真是一個有趣的人，他還愛說笑話。所以他後來當國子監祭酒（大學校長）時，那般學生都高興地說：「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湜所撰的墓誌禪道碑上說他在講書時，常有「談笑囁歌」，這和表現在這貌岸然的大文章裏的韓愈是很不同的。他好羣的生活是到這樣地步，每一次吃飯都一定陪着客人。他一點也不愛存錢，常常說：「我從前是典當過日子，現在已經好多了！」

一六 國子博士

到了元和元年的六月，他自江陵，召拜爲國子博士。不過起初還是暫時代理性質，到了第三年，纔真除爲博士。

他這次重回到京師，剛逢憲宗的葬儀舉行，他作有「豐陵行」，說：「墓藏願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可知他是有許多不滿的，然而非職責所在，也無可如何了。

博士官是一個閒散的職位，他一則說：「由來鈍駮寡參尋，況是儒官飽閒散。……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一則說：「竄逐新歸厭困關，齒髮早衰嗟可閱。頗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閒官敢攬引？……能來取醉任喧嘩，死後賢愚俱浪浪」，不諱之意，見於言表。

然而就是這樣閒散的官，也還有人讒謗，所以又作有「剗啄行」，想閉門謝客：

剗剗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嘆。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壞其源。……從者語我，嗟子賦難，子賦云爾，其口益善。我爲子歎，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今

去不勇，其如後輩？我討再拜，汝無復云。住遣不及，來不有年。

他簡直有退意了！這時他深曉得人的毀譽還是不相抵的，所以他又說：「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讞。」名聲相乘除，得失有餘（三星行），好名的人，有時就反而為名累！

這次在京師，最足快慰的事，卻是和一般老友如張籍、張徹、孟郊等之聯句，尤以和孟郊合作的為最多，也最佳。此中有名的如「城南聯句」、「會合聯句」、「門鷄聯句」、「納涼聯句」、「秋雨聯句」、「征蜀聯句」、「同宿聯句」等，皆是。現在只舉「會合聯句」一段，以見一斑。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態，老喪丈夫勇（愈）。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誰來若泉涌（徹）。梳言多新貫，擔挹無昔（華）（籍）。空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籍）。

這是剛到京師，會合四友而作。黃庭堅說：「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投，難之哉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君子甚耳。」他們的聯

句，實在是奇觀。有人說聯句起於退之，雖然嚴格地這樣說是不對的，然而聯句爲退之等所獨擅，卻仍是可說的。

到了元和二年，當時的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埒，很愛韓愈的文章，便想予以要職，但爭位的次就又掀起謠言來了。於是韓愈作「釋言」，可是終不能解釋掉，爲長禍，國祚分數東都。他在「周況妻韓氏墓誌銘」中所說：「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繁於闕封畧中教者之」，不過是一種說詞而已。

十七 分教東都

他是遷年的夏天之末離京赴東都洛陽的。分教東都者，就好像一個國立大學的分校教授而已。這時他已經四十歲了。

這一年他作有「元和聖德詩」，是四言，共千有一十四字，這是歌功頌德的一篇力作，最後說「博士臣愈，職是訓話，作爲歌詩，以配吉甫」，他儼然以周朝贊美宣王的

詩人尹吉甫對出處。又作有「鬪妻十索坊曹巡府看驛臺，見備詩讀其中說：『我來亦品筆，學賢友甚佳。』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無用祇因循。辭免期匪薄，行行及山春。」仍有微微開退意。

在散文方面，則作有「張中丞傳後敘」。張中丞即張巡，張巡事本甚動人，退之此文，亦最有太史公遺意。

又有「答馮宿書」，說到前年在京師時受謗毀的經過：

「在京城時，鬻蠶之徒，相營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繫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感慄寒心……」

韓愈的真實生活，可於此見之。後人常以爲他奔走權貴，一味求官，不知道他不過因爲

韓愈字退之，急於用世，留學了幾年，自薦而歸，身爲人口實而已。他本不圖進取，所以幾到處碰壁！他到了洛陽後，便態度一變，然而悠悠之口，還是不絕：

吾聞……至此以來，尅己自守，雖窮人至，未嘗取以競慢之。況時所尚者邪？此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士之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容，其難且不免云云。送命也可如何！

這就是中國人的社會！無怪乎韓愈作「釋言」，作「原毀」，而「張中丞傳後敘」中也說：「吾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真慨乎言之！

又，元和三年，韓愈改爲眞博士了。年四十一。在這年的冬天，作有「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子韻」，其中有「三秦國子師，賜此習業竟世之稱。可知他這時仍是清貧的。但他自己雖然「行當自劾去，漁釣老葭蕩」，可是他仍勸人進取。當時少室山隱居的李勣，詔勸出爲右拾遺，不肯就，韓愈就很懇切地上書勸解。

……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邊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

巖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廢而害於養，拾遺公必不爲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

韓愈果然打勸了李渤，於是出山，每逢朝廷有缺政，便都進言。韓愈之勸李渤，很像司馬遷之勸秦始皇。他們的本質都是入世的，又可於此見之了。

元和四年的六月改爲都官員外郎。都官是刑官，員外郎在郎中之次。仍守在東都洛陽。這時他和樊宗師、盧仝、石洪，常常各處遊玩，因而後來有好些「題名」在洛陽留傳着。這一年作的詩，當以「送李巽」爲最佳：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遠迤。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甯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這一年作的散文中，有「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韋氏就是元微之的夫人。

次年，韓愈改爲河南縣令。所謂河南，就是指洛陽。他這一年是四十三歲了。在春日作有「東都遊春」，他說：

少年氣真狂，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妝靚。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飲噉惟所便，文章倚豪橫。爾來會幾時，白髮忽滿鏡。遊喜乖張，新盡足嘲評。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得聞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疑避仇，默臥如當瞑。……

頗可以見出他這時的心情。「感春五首」亦同時作。但其中卻有「選壯軍與不爲用，坐狂踴論無由陪」的豪情，和上年冬所作「送侯參議赴河中幕」中的「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之句，則一貫。原來他的選意，也是因寂寞而然的，假若有機會能爲一試，卻未嘗不會多少興奮起來的。

不是倘若不得其人，雖有機會施展，他也還是不肯。這時所作的「送石庭士序」

「送溫處士避河陽序」，便都因為石洪輕於出山，而加以譏諷。詩中說：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驛報恩子。……

序中則屢記着規勸之詞，一則說：「大夫（指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重喬）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二則說：「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三則說：「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更說：「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假若石洪應該拋棄十年的隱士生活去參謀河陽時，還用得着這樣叮嚀，一而再、再而三麼？曾國藩、吳汝給都看出此序是譏諷，而且狡猾的譏諷了，這是對的。我還要補一句，這種狡猾，完全是由司馬遷來的。

元和六年的春天，韓愈仍在河南，有名的「送窮文」即作於此時：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糶與振，牛繫

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省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公故就新，駕塵曠風，與寇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歛若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鑠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戀。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情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糧可搗！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

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善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扶杏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與心妍，利居榮後，貴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搗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離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坐。

痛苦之極，就變爲幽默了，這是韓愈多少年來受了的壓迫的總說明。文中許多形容，正

都是自負處。無論他的人格或才華，那最純粹的最優秀的最可珍貴的成分，是全在這裏了。智窮是他的人格的光彩，文窮是他的天才的豐富，交窮是他的情感上的損傷。就體裁論，這確是詞賦之體的正宗，因為中間歷彼五鬼，有些鋪排，後說「延之上座」，是仍歸於正意，這結構是標準的「賦」。就用語論，則採了不少俗語，而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等表現法，也近於民間文學。幽默的趣味，恰和「原道」作一個對照。怪怪奇奇，不專一能，更是他的風格的自評。所以這文字是重要極了，萬不能像從前人只以「遊戲」二字了之！

這年三月他的乳母死了，所以又作有「乳母墓誌」，這是從小哺育他，一直跟在他家，有四十幾年了的。這時作的詩中，以「寄盧仝」爲最足以表現一種人格，以「誰氏子」爲最能代表他對教育的熱心。盧仝是真正清高的，與石洪、溫造、李渤異，那詩裏便表現着。「誰氏子」是說一個青年忽然出家的，韓愈主張「願往教誨究終始，不從而誅未晚耳」，果然便把那個青年感化了。

一八 進學解

到了元和六年的秋夏之際，韓愈離開住了五年的東都，又回到京師了。在「酬河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裏，說：「歸亦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簡直有解放之感。他在京師，是遷爲職方員外郎，這是屬於兵部，管邊疆事。「石鼓歌」卽作於此時。「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見出他對李、杜的推崇；「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可知他對「帖派」的義之在鄙夷着。退之的書法，我們所見者不多，但就文章論，他是極偏於金石之文的碑味的。所以他寫了那末些墓誌銘，也並非偶然。唐朝顏真卿的字，也是偏於碑的，這或者是一種「時代精神」吧。

很可趣的是，韓愈每每有法律觀念。就是他的文章，也有時有韓非氣息，「諱辨」卽爲一例。這時作的「復讎狀」爲又一例。他說：

……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體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韓愈當職方員外郎不到一年，卽元和七年的二月，又當了國子博士，這是他第三次作「大學教授」了。就官階上說，這是下遷。原因是，華陰令柳澗有罪，以前的刺史已解劾奏過，可是罪沒等治，那刺史就罷官而去了，柳澗爲報復起見，認使百姓攪造索軍頌役直，這卻惹起了後來的刺史對柳澗也討厭起來了，卽治柳澗之獄，貶爲房州司馬。逢巧韓愈過華陰，以爲是刺史們互相維護，於是上疏爲柳澗昭雪，經過御史覆審，查出柳澗的賊來了，便再把他貶爲封溪尉。韓愈又遷爲國子博士，就是多管閑事的代價。

韓愈在失望之餘，就又幽默起來，作有「石鼎聯句」，假託有一個九十多歲的道士軒轅彌明，會捨解曳物，又能作詩，最後用聯句的詩纔把侯喜、劉師服降服，其中「籠頭縮菌蓋，豕腹漲彭亨」，「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都是意在譏諷。其實這道士

便是龔愈自己，因為軒轅是韓字的拼音，彌字的意義也和愈字相近。這可以說是韓愈創作的一篇傳奇吧。

因為牙病，又作有「贈劉師服」：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臄。匙抄
柶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嚼。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釘栗與梨。祇今年才四十
五，後日懸知漸莽齒。朱顏皓齒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
兩齒無亂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愧恨形於書。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
外。巨緝束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但更幽默得大方而表現得有個性的，則是有名的「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
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醴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踬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轉植

侏儒，棍徒屠隸，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椹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雖常途之促促，竄隙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賂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以規爲矩，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菘也！」

這是像「送窮文」似的，把他們的學力和人格又表現了一遍了，但卻表現得好！

他作此文，本以自娛，但卻有了好的反響。當時的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看了

後，極抱同情，於是在元和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四十六歲），把他改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了。比部彷彿現在的審計部，史館修撰是因爲他有史才。

不過韓愈知道史官是難做的，尤其在那時政治，環境非常複雜，更不易下筆，所以「答劉秀才論史書」中說：「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我想韓愈卻並不是真正畏禍，實在因爲就是寫出來，也容易爲人改動，反而不能存真。他確是有先見的，後來所撰的「順宗實錄」，還不是經好幾人之手改添過麼？所撰的「平淮西碑」，還不是被人磨掉了麼？「毛穎傳」的滑稽文（可以比美進學解），也似在此時作。他給「筆」寫個傳，彷彿現在所謂畫話，用意也許在史筆之未得施展吧（原文見附錄一四）。

第二年（即元和九年，韓愈年四十七）的九月，他的好朋友孟郊死了！原來孟郊大韓愈十七歲，死時六十四。他約同張籍去哭弔，又作「貞曜先生墓誌銘」。聯句賦詩的樂趣，是減少一大半了！十月，轉爲考功郎中，考功屬吏部，彷彿現在的人事司似的。

仍任史館修撰。十二月，開始掌制誥。他掌制誥有一年多，但現在只存有「除崔羣戶部侍郎制」一文，現在錄下，以代表他應用文字的一斑：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濟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僕曹，升擢惟允。遠茲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於今惟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元和十年（他四十八歲了），進「順宗實錄」。這一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被刺傷，都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主使的，朝廷裏起初不敢捉賊，捉到了，又不立即給賞，韓愈遂「論捕賊行賞表」，說驕令不可不信，這是韓愈之法家精神的真表現。

一九 淮西用兵

韓愈是中國過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個例證。中國過去人文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一方面講美，一方面講用。前者的成就爲詩人，後者的成就爲治世之才。中國人在過去凡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培養得成功者，往往兼之，韓愈便是最佳的一例。他很有個性，很有感情，但同時也很得能洞達實際社會情況，能善爲應付；他一方面既熱心國家社會的事業，但另一方面也不委屈自己而進退。這傳統應該說自孔子始。古文家之「古」，也無非以孔子爲理想，但真正做到的太少了，韓愈卻已是多少具體而微的。

我說他是中國過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個例證，這特別見之於平淮西一役。事情是這樣的：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在元和九年死了，他的兒子吳元濟擅自樹立，憲宗就想討伐他。於是第二年即派御史中丞裴度去調查，他也說該用兵。可是因爲蔡州不用廷命已經五十年，傳過三姓四將了，宰相們便都怕事。這時（元和十一年正月）韓愈已改爲中書舍人，便也上書論淮西事，他在主張用兵上卻更爲積極，他說：「以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陛下

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他不但有理論，而且有作法，下面卽條舉數事，如利用民間武力，大軍可分四路，在可入時便四道一時俱入，在不可入時則以逸待勞；對迫脅的叛兵，則主寬大；對淄青、恆冀兩道的兵，則主分化，不能想速效，不能借小費等等，都非常細審。然而因此卻與執政者之懦弱相違了，遂降爲太子右庶子。

直到元和十二年（韓愈五十歲），真正對淮西用兵了，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並奏愈爲行軍司馬，繼按照他前年所條陳的計畫而從事着。他們一出潼關，韓愈又請先到開封，說服宣武節度使韓弘，請他出力。同時韓愈又看出蔡州的精兵已經分散到邊界上去了，認爲可用三千人前去奪城，則可擒得吳元濟。誰知裴度還沒來得及這樣做，唐鄆隨節度使李愬卻也看出這一着來了，遂先入蔡州，成了首功。

回到朝廷時，韓愈因功遷爲刑部侍郎。現在的官相當大了，就彷彿一個司法部的次長。當時憲宗又命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很推崇裴度發縱指使之功，李愬卻因此不平起

來了，他的妻子又是唐安公主，常出入朝中，就說說碑文不真實，結果碑文便又被磨掉了，由段文昌受命重撰。

「平淮西碑」是有數的廟堂文學中的佳構，後來文人都很推崇。李商隱「讀韓碑」最有名，其中便說：「點竄盡其彝典字，塗改濬廟生民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八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蘇東坡「臨江驛小詩」也說：「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喪，不知世有段文昌！」碑雖磨了，但在後人心上的碑卻反而不朽了（原文見附錄一三）。

在平淮西時，他又作有「與柳中丞書」二則，柳中丞爲柳公綽，柳公綽也是文人，他以文人而帶兵助戰，卻每戰必勝，第一封信便是予以鼓勵的，第二封信則向他建議徵兵不如召募。在河南行軍時，他同竄湘、粵的好友張署死了，他又作有「祭河南張員外文」（原文見附錄一〇），並「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前者乃是他祭文中有情感並有真實生活者之代表作之一。

二〇 諫迎佛骨表

韓愈現在入於晚年了，然而以他生命力之豐強，好辭故意諷刺大自然所賦予他體質顯的體質似的，在最後一個生命階段裏，仍然很有精彩的事迹。這就是諫迎佛骨和直撞王廷接。

元和十四年，他五十二歲了，距他生命的結束已只有五年。當時憲宗有遣使前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之舉，許多選官貴人都官促崇拜，有的自是爲訝好，有的卻是驚駭而迷惘。韓愈的頓直和勇氣又來了，獨獨挺身出來上表力諫：

夏竦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漢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歲；堯舜及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百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國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繼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才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遠，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維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風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重以年

聖人者，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說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惡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詳，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鑒，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

惶誠恐！

在韓愈的眼光中看，佛不過是一個不懂得中國文化的普通夷狄而已。就民族立場上，韓愈已不能容它。加之韓愈本人是有宗教性格的，客氣一點說，他儼然是儒家的一個殉道者；不審氣說，他自己就是要當一個教主的。以宗教之排他性言，尤其不能容納。這是老戰士之最後一次衝擊了。

但結果卻貶爲潮州刺史。本來還要殺他，虧得裴度、崔羣一般人力救，纔保得了性命。潮州是現在廣東潮安，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到廣東，但也是最後一次了。

他以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到潮州。過了一個月，有鱷魚之事。原來他到潮州後，就首先問民間疾苦，得知爲患最大的乃是鱷魚，他於是在四月二十四日，命人帶了一豬一羊，投於水中，並爲文以告：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渤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聊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禱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矐矐，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藥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

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從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弦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據說這天晚上就忽然大風暴起來了，過了幾天，水也乾了，竟遠退了六十里，潮州此後便永無鱷魚之患。事實上自然不可能是因為一紙檄文而然，可是韓愈之注重人民疾苦，以及他那人格中宗教的氣氛之濃，卻也在這個傳說裏見之。

他這時又有「謝上表」，說明他體質之壞，以及對於廟堂文學的自負等，憲宗看見了，已有些動心，便對宰相道：「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韓愈為人臣，不當說人主事佛乃牟促也」。這時憲宗有些想再用他，所以故意這樣說，先看看宰相的臉色。偏偏宰相皇甫鏗素來就是憎惡韓愈太好直言的，便說：「韓愈總不算太狂放些了，略徵讓地向內移移是可以的」。

於是遣一年十月，改爲袁州（江西西鄉宜春縣）刺史。次年，元和十五年，他五十三歲了，在九月間，召拜爲國子祭酒，相當於現在國立大學的校長。這是他最後一次服

勝於大學教育了。他處處獎掖後進，不失爲一個大教育家的風度。現在集中留有的「進士策問十三則」，尤見出他善於啓發人的思想，其發問的高明，輒令人神往不已。他在年底回到京師。在袁州的時候，好友柳宗元又死了，他作有祭文（原文見附錄一一），並寫誌銘。

二一 宣撫鎮州

次年穆宗即位，改爲長慶元年（公元八二一）。韓愈已經五十四。在七月時，韓愈
兵部侍郎。

遣時鎮州兵亂（鎮州爲現在河北正定縣之地），被田弘正，立王庭湊。當時韓愈去宣撫，韓愈就道以後，大家都爲他擔心，穆宗也有些後悔，於是叫他看情形再定，並不一定須入鎮州。但是以韓愈之忠勇負責和膽識，對這卻拒絕了。他說：「那有受了命令，還再遲疑的！」因而快馬加鞭，便到了鎮州。

王庭湊帶着大軍去迎他，其實想先給他一個下馬威而已。坐定了，庭湊便道：「現在開張張的，全是這些士兵呀！」韓愈聽了，大鳴道：「天子覺得你有將才，所以讓給你重任，你難道要和賊們一同造反麼？」

話沒說完，就有士卒前來稱道：「先太師（王武俊）爲國討朱滔，身死於陣，他像缺嘴的，怎麼動是賊？」

韓愈答道：「我以爲你們不記得你們先太師呢，記得纔最好。順逆的道理，誰還不懂？也沒用，現在就把天寶以來的事情說給你們聽吧：造反的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樂崇壽、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請看他們現在有後代沒有呢？後代還有做官的沒有呢？」

大家說：「沒有」。

韓愈說：「田弘正把魏博六州交還中央，因爲功勞，官纔做到中書令，這也是你們所聽過的吧？」

「因為田弘正待部下太刻薄了，所以我們纔不安起來」。

「可是你們把田公害了，又把他的家也毀了，又怎麼說呢？」

這時大家只有齊聲說：「侍郎說得對！」

王庭湊眼看軍心要變，便令軍士退去。暗中卻哭向韓愈說：「您這回來，到底要我
做什麼？」

韓愈說：「朝廷是顧大體的，你久關神策禁軍牛元翼做什麼？」

庭湊說：「那容易，我不鬧他就是了。」

「這樣便沒事了！」這是韓愈的回答。後來牛元翼突圍而出，王庭湊果然不追。於
是，一場風波，終因為韓愈的勇敢消弭了。這卻是他最後一次的建功。

回朝後，穆宗大喜，把他轉為吏部侍郎。所以後人還每每叫他韓吏部呢。

又過了四年，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他年五十七，便在京師病逝。他最後的話
是：「我大哥延壽攝生，不過活到四十二；我向來生活隨便，卻比他多活十五歲，也應

該知足了！生平沒有大失節的地方，可以見地下的先人而無愧，這就是我的榮幸」。張籍祭他的詩中更說：「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網。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愀然委衾裳」。他的精神始終是健朗的，一如他的文章是無懈可擊的。這便是這無忠實於國家、忠實於朋友、忠實於中國傳統文化、忠實於作育人才、忠實於自己創作的新道戰士之最後的寫照了！

三十三年十月二日（中秋後一日）寫畢，同月四日竣。

附錄

一 康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則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觀道，遺其所遺，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極，則入於虛；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曾師之

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舉之於其書。嗚呼！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養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寤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寡，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贖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登降；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勸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荆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今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得於三代之後，不見歸於馮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事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鴟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商而多矣，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實冬之喪者曰：曷不爲萬之之易也；實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狎侮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揆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辟；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請，死則盡其當；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御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深惡而不精，譏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道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雖寡孤遠，亦皆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二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愛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後惡，與始惡而後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屬其中。

善惡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鯀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誅也，穆食我之生也，叔向
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備也，則岐慨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愛，既生也，傅不勸，既學
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夏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晉豎之舜，蘇之
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
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長成而愈
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
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三 原飯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
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實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聞人也；求其所以

爲獨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罷者是，是足爲惡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惡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就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忌之謂也；意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試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則

其要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儒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雖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四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每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刪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五 師說

附 錄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嗚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竊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諷，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苾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經、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贖之。

六 畫記

釋古今人物小技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蔽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而立，騎被甲蔽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誦者三人，歌謳而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傘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械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奉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靈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摠且往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驅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戲而可見者六人，轅而上下者三人，灑于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一，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深者，涉者，險者，翻者，顛者，鳴者，變者，說者，立者，人立者，駝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或趨者，噓者，嗅者，喜相齧者，怒相鬩鬪者，狝者，騎者，驅者，走者，絨服物者，戴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羣駝三頭，羣如羣駝之數，而加其一焉。犍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旋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

服矢甲冑之屬，而鑿鑿嘗有鑽釜，飲食服用之器，遺矢博帶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釜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寒寒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鑿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藝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專而得之，茫聞山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際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竊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警焉。

七 重答張籍書

君子不以愈無似。一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賢，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澆其根，將食其實，此懿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溢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之遠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辭之哉！擇其可語者論

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嗷嗷；若遂成其奮，則屍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與，奮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其餘轉而相害周天下，猶且絕種於隙，畏於匿，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鄉，其道雖尊，其事也亦甚矣；賴其徒相兵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固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天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濶，非所以朝金而夕棄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天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獲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說！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必，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賊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遺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國言，終日不遑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辯雜之說，則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賊，詩不云乎：「審麟詭兮，不爲虛兮」；記曰：「張而不

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夫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感為一來。愈再拜。

八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斯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斯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矣。速成，無諉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假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法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法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

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曩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省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愛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九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旌旆，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擁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駭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入汗而不類；曲定望嶺，蒼然以侵壁，秀外而惠中。蠶驅器，弱長袖，粉白黛綠者，列髮而閑居，妬寵而負。香黛而取飾；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冀也。空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探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同；大丈夫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噤，處機汙而不吝，觸刑辟而諫，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上讀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嗟盤之壬，可以蘇。盤之泉，可濯可澣。盤之隄，誰爭乎所。窮而深，廓其有容，微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業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辭。飲則食兮齋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濟吾草兮養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一〇 蔡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張勳，謹持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受諫。君德渾剛，詞高揭己。有不善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疏曠者，實憚吾賈。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宰陽山，以尹潯潯。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盤。踴於馬下，我酒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無頂交趾。洞庭漫汗，枯天無壁。風濤。隘，中作霹靂。追程奮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遙，浪蹙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歸。把燧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廢處。無敢驚遠，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峻於乘。虎取而往，來實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恐。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借據江陵，非余望者。梯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遇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饜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巖潭潭，穹林攸攸。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潮豕狗。帶盤炙酒，羸奴餘味。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遺。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曠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錢入，如和避然。生固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恣。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選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執勤爲磬！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諸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殮。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靈，納石墓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寄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鑿衷！嗚呼哀哉！尙靈！

一一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於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顯爲材。橫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懸壺。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廢滅離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靈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隨齋之晉，一何琅琅！獨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齡有鬼神，壽政遺蹟！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靈！

一二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館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領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極

之誠也」。孰謂死者長而長者存，殲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多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殲者而天歿，長者存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詞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諒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殲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陳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請吾不知時，汝殲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殯不得撫汝以盡哀，歟

不遇其棺，寔不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便海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
澤，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蒼者天，其
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瀨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垂其成
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
哉！尙鑒！

一三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
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宗，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
環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應適去，鴉券不辭，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
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繼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統，今傳次在予，予不
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
潞，遂定易定，致勳博員，衛道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

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勳東移，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坐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靈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率戰。曰：虔！汝長御史，其往觀師。曰：虔！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讓！汝出入左右，汝惟返臣，共往撫師。曰：虔！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券，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卿與！予聞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禱祀，其無用樂。顏鳳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柘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憑入其西，得柘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虔至師，都統弘實戰益急。

蕭厲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泗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築甍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虔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褒功。帥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屬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虔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竊盜以狂。往往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甯，履輿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隸狩。百辭違官，事亡其舊。帝時權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尖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安郢。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降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茶。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蕭，勸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來，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盡盡。旣鷄深窠，蔡卒大寒。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

夫，命相往還。士飽而歌，馬歸於槽。試之新疏，賊遁敗逃。盡詢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雜領蔡城，既入而南，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留其下人。蔡之卒夫，殺甲呼舞。蔡人告饑，船粟往同。蔡人告寒，賜以紵布。始時蔡人，蔡不往來。今相從戰，軍門夜閉。始時蔡人，進戰退。今時而起，左殮右剔。為之探人，以收餘怨。選吏賜牛，數而不稅。蔡人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盡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願戾誅，願保性命。汝不善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在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安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將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諍。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疑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崇以治之。

四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昧，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舅地，死為土一神。管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昭八世孫，世傳當股跡，居中山，得神。

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疑，騎蹕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龍，發而奔走，與韓盧爭能，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噬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之意，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鬚，簡腹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益乘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廬，拔其囊，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衆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尋錄。陰陽卜筮古相醫方談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待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稽先生友善，相雜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帶。上見其髮禿，又所慕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

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置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庸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萸。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兩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實不顯焉，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

潘公展
印維康
主編

勝利出版社印行

輯三第 進先術學	輯二第 豪賢代歷	輯一第 人偉族民	
司屈孫墨老 馬武 運原子子子	祖諸班句管 葛 述亮超踐仲	孔夏黃 子禹帝	書 名
汪游楊羅張 辟國煥默 種恩杰澤生	易觀黃衛王 君秀文聚毓 左俠弼賢瑚	黎張錢 東聖 方樊穆	作 者
徐王玄韓班 光守 啓仁樊愈昭	威鄭文岳王武 繼天安則 光和平飛石天	唐漢秦 太武始 宗帝皇	書 名
方段蘇李朱 天淵長 豪炯雷之依	蔣鄭王鄧陳藍 天錫夢廣囁文 福馨陶銘江徵	羅穆國 香鳳韻 林林剛	作 者
章琛曾顧 炳啓國炎 驥超藩武	陳林洪鄭 其則秀成 美徐全功	孫明成 總太吉 理祖恩汗	書 名
許吳蕭譚 壽其一其 裝昌山襄	潘魯羅鄭 公慮西德 屏麒綢坤	羅吳羅 香露 林路美	作 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三輯

韓 愈

定價國幣 壹圓四角整
(外埠另加郵運運費)

主 編 者 潘公展·印維康

編 著 者 李 長 之

發 行 所 勝 利 出 版 社

重慶羊子壩十八號

經 售 處

中 華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大 東 書 局
開 明 書 局
史 學 書 局
各 地 分 支 局 店

重慶總經理 文 信 書 局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0001—5000

